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说岳全传

上

[清] 钱彩 著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——蔚为大观——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—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——为弘扬华夏文化——我社特将这部名著的古典文学名著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——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。

本书为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之一。《水浒传》是宋元时期的一部长篇小说——描写了北宋末年——以宋江为首的——梁山泊——一百零八位——好汉——聚义——反抗——封建——统治——的——故事——是——中国——文学——史上——第一部——以——农民——起义——为——题材——的——长——篇——小说——。

本书为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之一。《水浒传》是宋元时期的一部长篇小说——描写了北宋末年——以宋江为首的——梁山泊——一百零八位——好汉——聚义——反抗——封建——统治——的——故事——是——中国——文学——史上——第一部——以——农民——起义——为——题材——的——长——篇——小说—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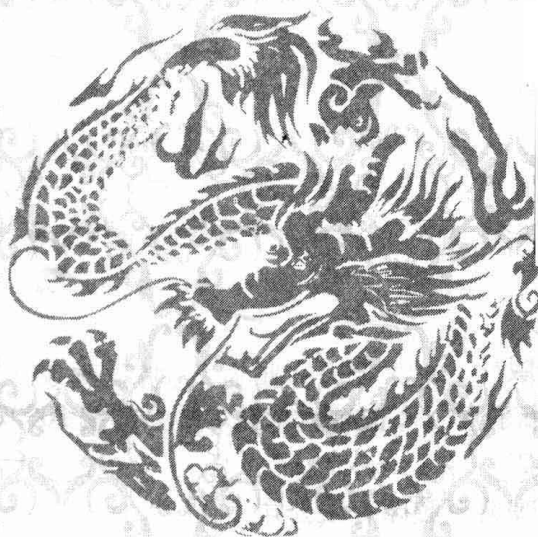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说岳全传

上

[清] 钱彩 著



第四十二回

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

诗曰：

年少英雄胆气豪，腰悬囊鞬^①臂乌号。

冲锋独斩单于首，腥血淋漓污宝刀。

话说岳云拍马下山，一直冲至粘罕营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小将军来踹营了！”摆动那双锤，犹如雪花乱舞，打进番营。小番慌忙报知粘罕。粘罕闻报，即提着生铜棍，腰系流星锤，上马来迎敌，正遇着公子，喝声：“小南蛮慢来！”掙下生铜棍，举起流星锤，一锤打去。岳云看得亲切，左手烂银锤当的一架，锤碰锤，真似流星赶月；右手一锤，正中粘罕左臂。粘罕叫声：“啊唷，不好！”负着痛，回马便走。公子也不去追赶，杀出番营，竟奔金门镇而来。

不一日，到了傅总兵衙门，旗牌通报进去。总兵即请公子到内堂相见。公子送过文书，总兵看了，便道：“屈留公子明日起身。待本镇一面各处调兵遣将，即日来保驾便了。”当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早堂，傅总兵先送公子起身，随即往校场整点人马。忽听见营门外喧嚷，军士禀道：“外面有一花子要进来观看，小的们拦他，他就乱打，故此喧嚷。”傅爷道：“拿他进来！”众军士将花子拿进跪下。傅爷低头观看，见他生得身材长大，相貌凶恶，便问：“你为何在营外嚷闹？”花子道：“小的怎敢嚷闹，指望进来看看老爷定哪个做先锋。军士不许小人进来，故此争论。”傅爷道：“你既然要进来看，必定也有些力气。”花子道：“力气却有些。”傅爷又问：“你既有些力气，可会些武艺吗？”花子道：“武艺也略知一二。”傅爷就吩咐左右：“取我的大刀来与他使。”花子接刀在手，舞动如飞，刀法精通。傅爷看了，想道：“我这口大刀有五十余斤，他使动如风，却也好力气！”那花子把刀舞完道：“小人舞刀已完。”傅爷大

① 囊(gāo)、鞬——均属盛弓箭的器具。

喜,问道:“你叫甚名字?”那人道:“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,名叫狄雷。”傅光道:“本镇看你武艺高强,就命你做个先锋。待有功之日,另行升赏。”狄雷谢了傅爷。傅爷挑选人马已毕,择日起行,到牛头山救驾,不提。

且说那粘罕几乎被岳云伤了性命,败回帐中坐定,对众将说:“岳南蛮的儿子如此厉害,想必元帅薛礼花豹已被他伤了性命。”忽有小番道:“二殿下完颜金弹子到,在营外候令。”粘罕大喜,就唤进来,同来见兀朮。完颜金弹子进帐,见了各位狼主。你道那殿下是谁?乃是粘罕第二个儿子,使两柄铁锤,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金弹子道:“老王爷时常记念,为何不拿了那岳南蛮,捉了康王,早定中原?”兀朮把岳飞兵将厉害、一时难擒的话说了一遍。金弹子道:“叔爷爷,今日尚早,待臣儿去拿了岳南蛮回来,再吃酒饭罢。”兀朮心中暗想道:“他也不晓得岳飞兵将的厉害,且叫他去走走也好。”兀朮就令殿下带兵去山前讨战。

山上军士报与元帅。元帅道:“谁敢迎敌?”牛皋应声道:“末将愿往。”元帅道:“须要小心!”牛皋上马提铜,奔下山来,大叫道:“番奴快通名来,功劳簿上好记你的名字。”金弹子道:“某乃金国二殿下完颜金弹子是也。”牛皋道:“哪怕你铁弹子,也要打你做肉弹子。”举铜便打。那金弹子把锤架开铜,一连三四锤,打得牛皋两臂酸麻,抵挡不住,叫声:“好家伙,赢不得你。”转身飞奔上山来。到帐前下马,见了元帅道:“这番奴是新来的,力大锤重,末将招架不住,败回缴令,多多有罪!”

只见探子禀道:“启上元帅,番将在山下讨战,说必要元帅亲自出马,请令定夺。”岳爷道:“吓!既然如此,待本帅去看看这小番,怎生样的厉害。”就出营上马。一班众将齐齐的保了元帅,来至半山里,观看那金弹子怎生模样。但见:

鎗铁盔,乌云荡漾;驼皮甲,砌就龙鳞。相貌稀奇,如同黑狮子摇头;身材雄壮,浑似狼狻猊摆尾。双锤舞动,错认李元霸重生;匹马咆哮,却像黑麒麟出现。真个是:番邦产就“丧门煞”,中国初来“白虎神”。

那金弹子在山下,手抡双锤,大声喊叫。元帅道:“哪位将军去会战?”只见余化龙道:“待末将去拿他。”元帅道:“须要小心!”余化龙一马冲下山来。金弹子道:“来的南蛮是谁?”余化龙答道:“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来。”

化龙是也。”金弹子道：“不要走，照锤罢！”举锤便打。两马相交，战有十数个回合。余化龙战不过，只得败上山去。当时恼了董先，大怒道：“看末将去拿他！”拍马持铲，飞跑下山来，与金弹子相对。两边各通姓名，拍开战马，锤铲相交，斗有七八个回合。董先也招架不住，把铲虚摆一摆，飞马败上山去。旁边恼了何元庆，大怒道：“待末将去擒这小番来！”催开战马，提着斗大双锤，一马冲下山来。金弹子看见，大喝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何元庆道：“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何元庆便是。特来拿你这小番，不要走，照老爷的锤罢！”金弹子想道：“这个南蛮也是用锤的，与我一般兵器，试他一试看。”举锤相迎。锤来锤架，锤打锤挡。但见：

战鼓齐鸣，三军呐喊。两马如游龙戏水，四锤似霹雳轰山。金弹子，拼命冲锋图社稷；何元庆，舍身苦战定华夷。宋朝将士，斫支支咬碎口中牙；金国平章，光油油睁圆眉下眼。你看那两员勇将，扬尘播土风云变；这时节一对英雄，搅海翻江华岳摇。真个是：将遇良材无胜败，棋逢敌手怎输赢？

二人大战有二十余个回合，何元庆力怯，抵挡不住，只得往山上败走。

番兵报与兀朮。兀朮大喜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王儿连败南蛮，不要力怯了，待他明日再战罢。”传令鸣金收兵。金弹子来至营前下马，进了牛皮帐，来见兀朮道：“臣儿正要拿岳南蛮，王叔为何收兵？”兀朮道：“恐王侄一路远来，鞍马劳顿，故令王侄回营安歇，明日再去拿他未迟。”金弹子谢了恩，兀朮就留他饮酒。酒席之间，说起小南蛮岳云骁勇非常。金弹子道：“明日臣儿出阵去。决要拿他。”

再说岳元帅回营，传令各山口子上用心把守：“如今番营内有了这个小番奴，恐他上山来劫寨。”

到了次日，兀朮命金弹子带兵至山前讨战。守山军士报与元帅。元帅命张宪领令下山，与金弹子会战。金弹子叫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张宪道：“我乃岳元帅麾下小将军张宪。奉元帅将令，特来拿你，不要走！”把手中枪一起，望心窝里便刺。金弹子举锤相迎，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四王叔说这些南蛮了得，我须要用心与他战。”把锤一举打来。张宪挺枪来迎。一个枪刺去，如大蟒翻江；一个锤打来，如猛虎离山。那张宪的枪十分厉害，这殿下的锤盖世无双。二人在山下大战有四十余合，张宪看看力怯，只得败回山上，来见元帅。元帅无奈，令将“免战牌”挂出。金弹子不准免战，

只是喊骂，岳爷只得连挂七道“免战牌。”兀朮闻报，差小番请殿下回营。

金弹子进帐见了兀朮，把战败张宪之事说了一遍。兀朮大喜道：“只要拿了这小南蛮，就好抢山了。”次日，兀朮又同金弹子去看“铁华车”，真是个十分欢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岳云往金门镇转来，将近番营，推开战马，摆着双锤，打进粘罕营中，撞着锤的就没命，旁若无人。这公子左冲右突，那番兵东躲西逃，直杀透番营。来至半山之中，忽见挂着七道“免战牌”，暗想道：“这也奇了！吾进出皆无勇将抵挡，怎么将‘免战牌’高挂？想是那怕事的瞒了爹爹，偷挂在此的，岂不辱没了岳家的体面！”当下大怒，把牌都打得粉碎。

元帅正坐帐中纳闷，忽见传宣来报道：“公子候令。”岳爷道：“令进来。”岳云进帐跪下道：“孩儿奉令到金门镇，见过傅总兵，有本章请圣上之安，即日起兵来也。”元帅接了本章，岳云禀道：“孩儿上山时，见挂着七面‘免战牌’，不知是何人瞒着爹爹，坏我岳家体面，孩儿已经打碎。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，以正军法。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好逆子！吾令行天下，谁敢不遵！这牌是我军令所挂，你敢打碎，违吾军令！”叫左右：“绑去砍了！”众将一起上前道：“公子年轻性急，故犯此令，求元帅恕他初次。”元帅道：“众位将军，我自己的儿子尚不能正法，怎能服百万之众？”众将不语。

牛皋道：“末将有一言告禀。”元帅道：“将军有何言语？”牛皋道：“元帅挂‘免战牌’，原为那金弹子骁勇，无人敌得过耳。公子年轻，不知军法，故将牌打碎。若将公子斩首，一则失了父子之情；二则兀朮未擒，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；三来若使外人晓得是打碎了‘免战牌’，杀了儿子，岂不被他们笑话！不若令公子开兵，与金弹子交战，若然得胜回来，将功折罪；若杀败了，再正军法未迟。”岳爷道：“你肯保他吗？”牛皋道：“末将愿保。”元帅道：“写保状来！”牛皋道：“我是不会写的，烦汤怀哥代写罢了。”汤怀就替他写了保状。牛皋自己画了花押，送与元帅。元帅收了保状，吩咐放了岳云的绑，就令牛皋带领岳云去对敌。

牛皋领令出来，只见探子进营报事。牛皋忙问：“你报何事？”探子说道：“有完颜金弹子讨战，要去报上元帅。”牛皋道：“如此你去报罢。”牛皋道：“侄儿，我教你一个法儿，今日与金弹子交战，若得胜了，不必说；倘若输了，你竟打出番营，逃回家去见太太，自然无事了。”岳云点头称谢。叔叔一起上马，来至山前。岳云一马冲下山来，金弹子大喝道：“来将通

名!”公子道:“我乃岳元帅公子岳云是也。”金弹子道:“某家正要擒你,不要走!”举锤便打。岳云提锤便迎。一个烂银锤摆动,银光遍体;一个浑铁锤舞起,黑气迷空。二人战有四十多个回合,不分胜败。岳云暗想:“怪不得爹爹挂了‘免战牌’,这小番果然厉害!”又战到八十余合,渐渐招架不住。牛皋看见,心中着了急,大叫一声:“我侄儿不要放走了他!”那金弹子只道是后边兀朮叫他,回头观看,早被公子一锤打中肩膀,翻身落马。岳云拔剑上前取了首级,回山来见元帅缴令。岳爷就赦了岳云,令将首级在营前号令。

那边番将,只抢得一个没头尸首回营。众王子见了,俱各放声大哭。兀朮命雕匠雕个木人头凑上,用棺木成殓,差人送回本国去了。兀朮对军师哈迷蚩道:“军师!倘若宋朝各处兵马齐到,怎生迎敌!”军师道:“臣已计穷力尽,只好整兵与他决一死战。”兀朮默然不语,在营纳闷。且按下慢表。

如今要说到那韩世忠与夫人梁氏,公子韩尚德、韩彦直,在汝南征服了曹成、曹亮、贺武、解云等,收了降兵十万,由水路开船下来。到了汉阳,将兵船泊住。那汉阳离牛头山,只有五六十里地面。韩元帅与夫人商议,欲往牛头山保驾,梁夫人道:“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,报知岳元帅,奏闻天子?若要我们保驾,便发兵前去;若叫我们屯扎他处,便下营屯扎,何如?”韩爷道:“夫人之言,甚为有理。”就写了本章,并写了一封书,封好停当,便问:“谁敢上牛头山去走一遭?”当有二公子韩彦直,年方一十六岁,使一杆虎头枪,勇不可当,遂上前领差说:“孩儿愿去。”元帅便将本章、书信交与公子,吩咐:“到岳爷跟前,须要小心相见。”公子领令上岸,坐马望牛头山来。

行有二十余里,只见一员将官败奔下来。看见了公子,便叫声:“小哥!快些转去,后面有番兵杀来了!”韩公子笑了一笑,尚未开言,那粘罕已到跟前。公子把枪一摇,当心就刺;粘罕举棍一架,觉得沉重。被公子耍耍一连几枪,粘罕招架不住。正要逃走,被公子大喝一声,只一枪挑下马来,取了首级。那位将官下马来,走至公子马前,深深打了一躬道:“多蒙小将军救了我性命!请问贵姓大名?”公子道:“小将还未曾请教得老将军尊姓大名,因何被他赶来?”那位将官道:“我乃藕塘关总兵,姓金名节。奉岳元帅将令,来此保驾。到了番营门首,遇着这番将,不肯放我

过去。战他不过，逃败下来。幸得遇见将军，不然性命休矣！”公子听了连忙下马道：“原来是总爷，多多有罪了！”金总兵道：“将军何出此言！幸乞通名。”公子道：“家父乃两狼关元帅，家母都督府梁夫人，末将排行第二，唤名韩彦直的便是。奉令上牛头山去见岳元帅，不想得遇总爷。”金节道：“原来是韩公子，失敬了！本镇被金兵杀败，无颜去朝见天子。有请安本章一道，并有家信一封与舍亲牛皋的，拜烦公子带去，本镇且扎营在此候旨。未知允否？”公子道：“顺便之事，有何不可？”金节遂将本章、家信交与公子。公子藏在身边，把粘罕的首级挂在腰间，又对金节道：“番奴这匹马甚好，总爷何不收为坐骑？”金爷道：“正有此意。”遂将坐骑换了。二人一同行至三岔路口，金节道：“前面将近牛头山了，俱有番营扎住，请公子小心过去！”二人分别。

金节自远远扎住营盘候旨，不提。单说韩二公子却一马冲进番营。有诗曰：

跃马扬威立大功，一朝疾扫虏尘空。

封侯万里男儿志，愿取天山早挂弓。

不知韩公子过得番营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

诗曰：

猛听金营笳鼓鸣，勤王小将显威名。

冲锋直进浑无敌，虎窟龙潭掉臂行。

却说那韩公子一马冲进金营，大喝一声：“两狼关韩元帅的二公子来踹营了！”摇动手中银杆虎头枪，犹如飞雷掣电一般，谁人挡得住？竟被他杀出番营，上牛头山而去。小番忙去报知太子道：“不好了！又来了一个小南蛮，把大狼主伤了！冲破营盘，上山去了。”兀朮听了，又惊又苦。一面差人打探，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，不提。

再说韩公子到了荷叶岭边，口子上守山军士问明放进，来至大营前，军士进帐禀知岳元帅。元帅吩咐：“请进来！”军士答应一声，出来传令：“请公子进见。”公子来到帐中，行礼毕，便道：“小将奉家父之命，来见元帅，有本章请圣上龙安。适在路上遇见粘罕追赶藕塘关总兵金节，被小将挑死，将首级呈验。金总兵离此二十里扎营候旨，带有问安本章并牛将军家信呈上。”岳元帅大喜道：“令尊平贼有功，公子又得此大功。请同本帅去见天子候旨。”随即引了公子来到玉虚宫，朝见高宗，将两道本章呈上，又将韩公子挑死金国粘罕奏闻。高宗便问李纲：“应当作何封赐？”李纲奏道：“韩世忠虽失了两狼关，今讨曹成有功，可复还原职。韩尚德、韩彦直俱封为平虏将军，命他引本部人马去复取金陵，候圣驾还朝，另加升赏。”高宗依奏，传旨下来。岳元帅同韩公子谢恩，辞驾出宫。回至营前下马，公子即辞别了岳爷要回去。岳爷道：“本欲相留几日，奈有君命，不好相强。”随叫：“岳云何在？”岳云转将出来应声：“孩儿有！”岳爷道：“可送韩公子出番营去。”岳云领令，遂同韩公子并马下山。

将近番营，韩公子道：“请公子回山罢。”岳云道：“家父命小弟送出番营，岂敢有违！”韩公子再三推让。岳公子决意要送，便道：“待小弟在前打开番兵，送兄出去。”就把双锤一摆，大喝一声：“快些让路，待小

爷送客!”那些番兵见是打死金弹子的小将军,人人胆战,个个心惊,一声呐喊,俱向两旁闪开。略略近些的,一锤一个,不是碎了头,就是折了背,谁敢上前,一直杀出大营。韩彦直心中想道:“果然厉害,名不虚传!我何不也送他转去,也显显我的威名?”遂向岳云道:“蒙兄送出番营,小弟再无不送转去之理。”岳公子再三不肯,韩公子立意要送。岳云道:“既承美意,只得从命。”韩公子复身向前拍马冲进,逢人便挑,如入无人之境。番兵已是被他杀怕了的,口中呐喊,却已四散分开,近前的就没了命。二位公子冲透营盘,来至山下。韩公子道:“请兄回山罢。”岳云道:“既承兄送转来,自然再送兄出去。”韩公子再三推辞。岳云哪里肯,复回马向前,韩公子在后,两个又杀入番营。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进,不知杀伤了多少,一个个胆战心惊,让开大路。二人冲出了番营,韩公子再要送回。岳云道:“何必如此送出送进,送到何时是了?难得我二人意气相投,小弟欲与兄结为兄弟,不知尊意若何?”韩公子道:“小弟亦有此心,但是高攀不起。”岳云道:“何出此言!”二人遂向树林中去,下马来,撮土为香,对天八拜。韩公子年长为兄,岳公子为弟。二人遂上马分手。有诗曰:

金兰结契两心同,豪杰相逢意气通。

险阻不辞劳送别,二难济美大家风。

岳云独自一个再杀进番营,回荷叶岭来。那番兵被二人杀得害怕,况因粘罕被韩公子挑死,众王子俱在兀朮帐中悲苦,命匠人雕刻木头,配合成殓端正,差人送回本国。忙忙碌碌,所以无人阻挡,由他二人进出。那岳云上山,将送韩公子结义之事禀知元帅。元帅亦甚欢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韩公子回至汉阳,上船来见父亲,禀道:“圣上复了爹爹、母亲之职。令我们兄弟领兵复取金陵,不必往牛头山去。”又把与岳云结拜之事禀知元帅夫人。遂命兵船望金陵进发。

一日,有探子来报:“留守宗方杀破杜吉、曹荣两个,威镇金陵,特来报知。”元帅问梁夫人道:“如今待怎么处?”夫人道:“我们且将大小战船在狼福山扎住,以扼兀朮之路。闻得金山上有个道行高僧,法名道悦,能知过去未来。我们何不去问他一声,以卜休咎?”元帅道:“夫人之言,甚是有理。”遂备了香烛礼物,上金山来。进了寺门,到大殿行过了香,然后来到方丈参见道悦禅师。禅师接进见礼毕,元帅说明了来意道:“不知后

事如何，幸乞禅师指示！”道悦道：“贫僧有一锦囊，内有一偈，元帅带去观看，自有效验。”元帅领了锦囊，辞别长老，下船来。将锦囊拆开，与夫人一同观看，只见上边写道：

“老”龙潭内起波涛，“鹤”教一品立当朝。

“河”虑金人拿不住，“走”马当先问路遥。

韩元帅笑道：“这和尚空有虚名，谁知全无学问。怎么一首偈语，都写了别字？”梁夫人也好生不然。韩元帅就传令各战船齐往狼福山下，扎成水寨。差人往金陵打听虚实，一面差人探听牛头山消息。

且说牛头山上岳元帅，专等各路勤王兵到，准备与兀朮交兵。兀朮也在与众王子、众平章商议开战之事。有探事小番进帐来报道：“启上狼主，小的探得有南朝元帅张浚，领兵六万；顺昌元帅刘琦，领兵五万；四川副使吴玠同兄弟吴玠，统兵三万；定海总兵胡章，象山总兵龚相，藕塘关总兵金节，九江总兵杨沂中，湖口总兵谢昆，各处人马共有三十余万。俱离此不远，四面安营，特来报知。”兀朮闻报，遂传令点四位元帅向东西南北四路，探听哪一方可以行走。那四位元帅领令前去。不多时一起回来，进帐来禀道：“四面俱有重兵，只有正北一条大路可以行走。”兀朮就传令晓谕前后左右中五营兵将知悉：“若与南蛮交战，胜则前进，倘不能取胜，只望正北退兵。”谁知探路的，只探得四十余里就转来了，不曾探到五十里外。故此一句话，断送了六七十万人马的性命。

却说岳元帅请天子离了玉虚宫，到灵官殿前，与众位大臣都坐在马上。传令施放大炮，连声不绝。那些各处总兵、节度听见炮响，各各准备领兵杀来夹攻。兀朮传齐各位王子、众平章、众元帅、一众番将，俱各领兵上马，传下令来：“今日拼了命，与岳南蛮决一死战，擒了康王，以图中原。”

这里岳元帅传下令来，命何元庆、余化龙、张显、岳云、董先、张宪、汤怀、牛皋等为首，带领众将，一起放炮，呐喊蹙入番营。那些各路总兵、节度，听得炮声，四面八方杀将拢来。但见：

轰天炮响，震地锣鸣。轰天炮响，汪洋大海起春雷；震地锣鸣，万仞山前飞霹雳。人如猛虎离山，马似游龙出水。刀枪齐举，剑戟纵横。迎着刀，连肩搭背；逢着枪，头断身开。挡着剑，喉穿气绝；中着戟，腹破流红。人撞人，自相践踏；马碰马，遍地尸横。带箭儿郎，呼

兄唤弟；伤残军士，觅子寻爷。直杀得：天昏地暗无光彩，鬼哭神号黑雾迷！

这场大战真个是天摇地动，日色无光。杀得那些番兵人尸堆满地，马死遍尘埃。岳元帅带领这一班猛将逢人便杀，遇将就擒；摆动这杆沥泉枪，浑如蛟龙搅海，巨蟒翻身。那些众番将番兵见了岳爷，就是追魂使者、了命阎君，一个个抱头鼠窜，口中只叫：“走，走，走！岳爷爷来了！”

岳爷望见南朝元帅张浚、顺昌元帅刘琦的旗号，遂令军士请来相见。张、刘二位元帅在马上见了岳元帅，岳元帅叫道：“二位元帅！今日本帅将圣上并众大臣交与二位元帅，速速保驾回京。本帅好去追赶金兵。”遂辞了天子，带了张保、王横，催兵掩杀。从辰时直杀到半夜，杀得番兵抛旗弃甲，四散败走。众将各各在后追赶。

单讲岳爷追着兀朮，连日连夜，直赶到金门镇相近，有傅光的先锋狄雷在此截杀番兵。众番兵无处逃命，被狄雷杀伤大半。岳爷刚到跟前，狄雷不分皂白，举起锤望岳爷便打。一连见锤，岳元帅连忙招架，觉得沉重，便大喝道：“你何人，敢挡本帅去路？”狄雷听了，细细一认，晓得是岳元帅，心中惊慌，惧罪而逃。岳爷只是紧紧追赶兀朮。

兀朮只顾望北逃去。看看来到江口，只听得众番兵一片声叫苦。原来一派大江，并无船只可渡，后面追兵又近，吓得兀朮浑身发抖，仰天大叫：“天亡我也！某家自进中原以来，未有如此之败！今前有大江，后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！”正在危急，那军师哈迷蚩用手一指道：“主公且慢惊慌！看这江中不是有船来么？”兀朮定睛一看，却是金兵旗号。原来是杜吉、曹荣的战船，因被宗方杀败，故此驾船逃走。军师大叫：“快来救主！”那船上见是番兵，如飞拢岸。兀朮与军师、众平章等一起争下船来。船少人多，哪里装得尽？看见岳元帅追兵已近，慌忙开去。落后番兵无船可渡，岳元帅追至江口，犹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可怜这些番兵啼啼哭哭，望江中乱跳，淹死无数。兀朮望见，掩面流泪，好不苦楚！后人读史至此，有诗吊之曰：

百万金兵将梟雄，牛头山下困高宗。

本期稳取中华地，谁料勤王有岳公？

且说那岳爷兵马到了汉阳江口，安下营寨。差人找寻船只，欲渡江去追拿兀朮，忽听得营门口齐声喊冤。岳爷便问：“何人喊冤？”早有传宣来

到外边查问明白，进来禀道：“是七八个船户。因临安通判万俟卨、同知罗汝楫解送粮草至此，私将粮草运回家中，反要船户赔补，为此众船户在营前喊冤。”元帅吩咐：“将万俟卨、罗汝楫二人抓进来。”两旁军士答应一声，即将二人一把一个抓进帐来跪下。岳爷喝道：“尔等既然解粮到此，何不缴令？”二人道：“因番兵围困牛头山，只得在此伺候。船户人多，将粮草吃尽，故此要他赔补。望元帅开恩，公侯万代，感恩不浅！”元帅大喝一声：“绑去砍了！”两边一声吆喝，登时绳穿索绑。二人齐叫：“开恩！”旁边闪过张宪、岳云，跪下禀道：“他二人因见番兵扎营山下，不敢上山缴令，虽系偷盗粮草，理当处斩，但实系日久，情有可原。望爹爹饶他性命！”元帅道：“你且起来。”二人谢了元帅，站立一边。元帅向万俟卨、罗汝楫喝道：“本当斩你二人驴头。他二人求饶，饶了你死罪，拿下去打！”军士答应一声，将二人按倒在地，每人打了四十大棍，发转临安。二人受责，谢了元帅不斩之恩，出营自回临安而去。

忽有探子进营来报道：“探得韩元帅扎营在狼福山下，阻住兀朮去路，特来报知。”岳元帅想道：“这一功让了韩元帅罢。”遂唤过岳云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可引兵三千，往天长关守住。倘兀朮来时，用心擒住，不可有违！”岳云得令，带领人马，竟往天长关而去。元帅大队人马，自回潭州，不表。

且说兀朮败在长江之中，有那金陵杀败的兵将、战船陆续到来，南岸上还有杀不尽的番兵逃来。兀朮吩咐把船拢岸，尽数装载。看见北岸有韩元帅扎营，不能过去。兀朮就吩咐将船只拢齐，查点数目，共有五六百号；计点番兵，不上四五万。兀朮叹道：“某家初进中原，带有雄兵数十万，战将数百员。今日被岳南蛮杀得只剩四五万人马，又伤了大王兄与二殿下，有何面目去见父王！”说罢，痛哭起来。众平章劝道：“狼主不必悲伤，保重身体，好渡长江。”

兀朮望见江北一带，战船摆列有十里远近；旗鏐飘动，楼橹密布，如城墙一般。又有百十号小游船，都是六桨，行动如飞，弓箭火器乱发。那中军水营都是海鳅舰，坚定桅樯，高有二十来丈，密麻相似。两边金鼓旗号，中间插着“大元帅韩”的宝纛大旗。兀朮自想：“不过五六百号战船，如何冲得他动，怎敢过去？”好生忧闷，便与军师商议。哈迷蚩道：“江北战船密布，亦不知有多少号数。须要差人去探听虚实，方好过江。”兀朮道：

“今晚待某家亲自去探个虚实。”哈迷蚩道：“狼主岂可深入重地！”兀朮道：“不妨。某家昨日拿住个土人，问得明白。这里金山寺上，有座龙王庙最高，待某家上金山去细看南北形势，便知虚实矣。”哈迷蚩道：“既如此，必须如此如此，方保万全。”兀朮依计，即时叫过小元帅何黑闕^①、黄柄奴二人近前，悄悄吩咐：“你二人到晚间照计而行。”二人领命，准备来探南兵。

且说那韩元帅见金兵屯扎在黄天荡，便集众将商议道：“兀朮乃金邦名将，今晚必然上金山来偷看我的营寨。”即令副将苏德引兵一百，埋伏于龙王庙里：“你可躲在金山塔上，若望见有番兵到来，就在塔上擂起鼓来，引兵冲出，我自有接应。”苏德领令去了。又命二公子彦直道：“你也只消带领健卒一百，埋伏在龙王庙左侧。听得塔上鼓响，便引兵杀出来擒住番将，不可有误！”二公子领令去了。又命大公子尚德带领兵三百，架船埋伏南岸：“但听江中炮响，可绕出北岸，截他归路。”大公子亦引兵去了。

这里端正停当。果然那兀朮到了晚间，同了军师哈迷蚩、小元帅黄柄奴三人一起上岸，坐马悄悄到金山脚边。早有番将何黑闕已带领番兵，整备小船伺候。兀朮与哈迷蚩、黄柄奴上了金山，勒马徐行。到了龙王庙前一箭之地，立定一望，但见江波浩渺，山势嵯岏^②。正待观看宋军营垒，那苏德在塔顶上望见三骑马将近龙王庙来，后面几百番兵远远随着，便喝彩道：“元帅真个料敌如神！”遂擂起鼓来。庙里这一百兵呐喊声喊，杀将出来。左首韩二公子听得鼓响，亦引兵杀出。兀朮三人听得战鼓齐鸣，心惊胆战。正待勒马回去，忽然韩彦直飞马大叫：“兀朮往哪里走？快快下马受缚！”这一声喊，早惊得三人飞马便走。不道山路高低，一将坐马失足，连人掀下。彦直举枪便刺。兀朮举起金雀斧劈面砍来，救出那将，就与二公子大战。众番兵连忙下山逃走。何黑闕接应上船，飞风开去。大江中一声炮响，韩尚德放出小船来赶，已去远了。那二公子在山上与兀朮战不上七八合，被二公子逼开斧，一手擒过马来，下船回营。

① 闕(tà)。

② 嵯岏(lóng zōng)——高耸。

天已大明，元帅升帐，诸将俱来报功。韩元帅大喜，命将兀朮推来。左右一声得令，将兀朮推进来。正是：

阱中饿虎何难缚，釜底穷鱼命怎逃？
毕竟不知兀朮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朮败走黄天荡

诗曰：

腰间宝剑七星纹，臂上弯弓百战勋。

计定金山擒兀朮，始知江上有将军。

那韩元帅一声吩咐，两边军士答应，将兀朮推进帐前。元帅把眼望下一看，原来不是兀朮。元帅大喝道：“你何人？敢假冒兀朮来诳我！”那将道：“我乃金国元帅黄柄奴是也。军师防你诡计，故命我假装太子模样，果不出所料。今既被擒，要砍就砍，不必多言。”元帅道：“原来番奴这般刁滑！无名小卒，杀了徒然，污我宝刀。”吩咐：“将他囚禁后营，待我擒了真兀朮，一起碎剐便了。”又对二公子道：“你中了他‘金蝉脱壳’之计，今后须要小心！”公子连声领命。

元帅因走了兀朮，退回后营，闷闷不乐。梁夫人道：“兀朮虽败，粮草无多，必然急速要回，乘我小胜无意提防，今夜必来厮杀。金人多诈，恐怕他一面来与我攻战，一面过江，使我两下遮挡不住。如今我二人分开军政，将军可同孩儿等专领游兵，分调各营，四面截杀；妾身管领中军水营，安排守御，以防冲突。任他来攻，只用火炮弩箭守住，不与他交战。他见我不动，必然渡江。可命中营大桅上立起楼橹，妾身亲自在上击鼓。中间竖一大白旗，将军只看白旗为号，鼓起则进，鼓住则守。金兵往南，白旗指南；金兵往北，白旗指北。元帅与两个孩儿协同副将，领兵八千，分为八队，俱听桅顶上鼓声，再看号旗截杀。务叫他片甲不回，再不敢窥想中原矣。”韩元帅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夫人真乃是神机妙算，赛过古之孙、吴也！”梁夫人道：“既各分任，就叫军政司立了军令状，倘中军有失，妾身之罪；游兵有失，将军不得辞其责也！”

夫妇二人商议停当，各自准备。夫人即便软扎披挂，布置守中军的兵将。把号旗用了游索，将大铁环系住。四面游船八队，再分为八八六十四队，队有队长。但看中军旗号，看金兵哪里渡江，就将号旗往哪里扯起。

那些游兵，摇橹的，荡桨的，飞也似去了。布置停当，然后在中军大桅顶上，扯起一小小鼓楼，遮了箭眼。到得定更时分，梁夫人令一名家将，管着扯号旗。自己踏着云梯，把纤腰一扭，莲步轻勾，早已到桅杆绝顶，离水面有二十多丈。看着金营人马，如蝼蚁相似；那营里动静，一目了然。江南数十里地面，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图一般。那韩元帅同二位公子自去安排截杀，不表。

后人有诗，单赞那梁夫人道：

旧是平康女，新从定远侯。
戎妆如月李^①，佩剑更娇柔。
眉锁江山恨，心分国士忧。
江中闻奏凯，赢得姓名流。

再说那日兀朮在金山上，险些遭擒，走回营中，喘息不定。坐了半日，对军师道：“南军虚实不曾探得，反折了黄柄奴，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？”军师道：“我军粮少，难以久持。今晚可出其不意，连夜过江。若待我军粮尽，如何抵敌！”兀朮听得，就令大元帅粘没喝领兵三万，战船五百号，先挡住他焦山大营。却调小船由南岸一带过去，争这龙潭、仪征的旱路。约定三更造饭，四更拔营，五更过江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顾。众番兵番将哪个不想过江，得了此令，一个个磨刀拈箭，勇气十倍。那兀朮到了三更，吃了烧羊烧酒，众军饱餐了。也不鸣金吹角，只以胡哨为号。三万番兵驾着五百号战船，望焦山大营进发。正值南风，开帆如箭。这里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，报入中军。梁夫人早已准备炮架弓弩，远者炮打，近的箭射，俱要哑战，不许呐喊。那粘没喝战船将近焦山，遂一起呐喊。宋营中全无动静。兀朮在后边船上正在惊疑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箭如雨发；又有轰天价大炮打来，把兀朮的兵船打得七零八落，慌忙下令转船，从斜刺里往北而来。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看得分明，即将战鼓敲起，如雷鸣一般。号旗上挂起灯球：兀朮向北，也向北；兀朮向南，也向南。韩元帅与二位公子率领游兵照着号旗截杀，两军相拒。看看天色已明，韩尚德从东杀上，韩彦直从西杀来。三面夹攻，兀朮哪里招架得住。可怜那些番兵溺死的、杀伤的，不计其数。这一阵杀得兀朮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只得败回黄天荡去了。那梁夫人在桅顶上看见兀朮败进黄天荡去，把那战鼓敲得不绝声

① 李(bèi)——光芒四射的彗星。